

《中文特色课堂手册》对泰国中文教育的影响

罗 勇¹

王葆华²

泰国格乐大学中国国际语言文化学院

Email: luoy53@gmail.com

Received: June 6, 2025; Revised: November 4, 2025; Accepted: November 10, 2025

摘要

课程标准是教育主管部门为指导课程设置、教学实施与评价而制定的官方指导性文件，体现了一个国家的教育理念和语言政策方向。泰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委员会 2024 年发布《中文特色课堂手册》，该手册是泰国中文教育最新的官方指导性文件，是在泰国国家政策指导和规范下确定的中文教育课程标准。本文介绍该手册的主要内容，对该手册涉及中文特色课堂的课时学分、教学目标、教师资质、运行机制等核心指标进行了分析，并结合语言教育政策和实践探讨了该手册对泰国中文教育发展产生的积极影响和所面临的挑战。

关键词：泰国中文教育；中文课程标准；普通中文课程；中文特色课程

IMPACT OF THE MANUAL FOR SPECIAL CHINESE CLASSROOM ON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AILAND

YONG LUO¹

BAOHUA WANG²

China International Language and Culture College, Krirk University, Thailand

Abstract

Curriculum standards are official guiding documents formulated by education authorities to guide curriculum design, teaching implementation, and evaluation, reflecting a country'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language policy direction. The *MANUAL FOR SPECIAL CHINESE CLASSROOM*, released by Office of the Basic Education Commission of the Thai Ministry of Education in 2024, which is the latest official guiding document for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ailand and represents the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Chinese education determined under the guidance and regulation of Thai national policies.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 Manual, analyzes its core indicators related to Chinese Program (CP), such as class hours and credits, teaching goal, teacher qualifications, and operational mechanisms, and discusses the positive impacts and challenges of the Manual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Thailand in conjunction with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ies and practices.

Keywords: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in Thailand; Chinese curriculum standards; General Chinese Classroom (GCC); Chinese Program (CP)

一. 引言

语言不仅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而且也是维系国家认同、民族融合及个人身份的纽带与标志，同时还是一个国家文化传承的载体。此外语言还是一种的重要战略资源，具有经济价值。正因为语言具有上述多维度属性，所以世界上很多国家都会对语言进行语言规划和管理，制定适合自身国情的语言教育政策。著名的语言政策专家斯波斯斯基 Spolsky（2004）将语言政策分为三个层面：语言实践（language practices）、语言意识形态（language ideologies）、语言政策规范（language policy components）。语言实践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实际使用语言的方式，包括口头交流、书写和媒介语言。在教育中体现为课堂语言使用、教材语言选择等。语言意识形态指社会、政府、学校或群体对语言价值、功能、地位的信念和态度。这会影响一个国家的语言课程设置；语言政策规范是指通过各种语言干预、规划或管理的方法来改变或影响语言实践的具体行为。如课程标准、学校政策、官方语言考试标准与考试要求等。

2024 年泰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委员会((Office of the Basic Education Commission, OBEC)发布《中文特色课堂手册》（คู่มือการเปิดห้องเรียนพิเศษภาษาจีน，以下简称《手册》），是落实《基础教育核心课程 2551（2008）》外语学习领域目标的重要举措，是泰国教育部针对泰国中文教育推出的最新且最具体的政策指导文件，也是中文进入泰国基础教育体系后并在国家政策指导和规范下确定的标准，可视为泰国基础阶段中文教育课程大纲，符合泰国中文教育改革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政策发展的方向。本文介绍《手册》主要内容并结合泰国语言政策与语言实践分析《手册》对泰国中文教育产生的影响。

二. 泰国语言政策的嬗变与中文教育的发展

2.1 泰国语言政策的核心

一个国家的语言教育政策与规划主要涉及官方语言、少数民族语言 and 外语三个方面。它直接关系到国家政治稳定、民族融合、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泰国语言教育政策可以分为两个领域：泰语教育和外语教育。

泰国语言政策的核心就是明确标准泰语的官方地位，强化标准泰语在国家语言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泰国是一个多语言、多民族的国家。泰国使用的语言数量约有 80 种（Smalley, 1994）。尽管泰国境内语言多元，但它仍然是一个高度统一的国家，这与泰国推行的语言政策密切相关。泰国早期的语言政策本质上是一种二元区分：一种语言要么被视为泰语，要么被视为非泰语或外语（Rappa & Wee, 2006）。标准泰语是泰国的国语和官方语言，它是基于泰国中部曼谷地区的上层社会所使用的语言形成的，是泰国行政、教育和媒体使用的国语，优先于所有其他语言。也是泰国民族认同和团结的重要象征之一。为了维护标准泰语的主导地位和优势，其他地区性语言变体（如北部泰语和南部泰语）不论语言本身的差别如何，都被视为标准泰语的变体。其他语言则被视为明显的外来语（马来语、中文和越南语），外来语还包括“真正”的外来语言（例如德语、英语或日语）。这种双向分类清楚地表明了标准泰语占据主导地位。直到 20 世纪 90 年代，泰国语言政策仍保留着这种语言双向分类：泰语和外语。1997 年泰国政府出台

《教育法案》(1997 年) (The National Education Act of 1997), 对泰语的重要性进行了明确的阐述: “通过教育, 民众将具备有效使用泰语进行交流和理解的能力” (2 部分第 13 条); 1999 年的《教育法案》提出教育的 5 个目标之一就是具备数学和语言方面的知识和技能, 并强调正确使用泰语的重要性 (法案第 23 条)。2008 年教育部颁布《基础教育核心课程》 (Basic Education Core Curriculum B.E. 2551) 再次阐明了泰语的主导地位: 泰语代表着泰国的民族认同, 是实现民族团结, 增强泰国人民的民族主义精神的文化瑰宝; 也是促进相互理解和和谐关系的沟通工具, 使人们能够谋生, 并在民主社会中享受和平共处。是从各种数据和信息来源中获取知识和经验的工具, 也是职业发展的工具。此外泰语还承载着泰国文化、传统和美学智慧。核心课程规定了八个学习领域, 其中泰语是泰国所有学生必须学习的科目。2021 年由泰国皇家学院 (the Royal Institute of Thailand) 组织拟定的《国家语言政策行动规划 (2021—2022)》获得政府批准。该规划是泰国历史上第一个总体性的国家语言政策, 由 6 个组成部分: (1) 针对本国及外国泰语学习者的语言政策; (2) 针对属于侬傣语系和其他语系方言的语言政策; (3) 针对经济语言与邻国语言的语言政策; (4) 针对在泰求职外国人的语言政策; (5) 针对视觉、听觉残障人士的语言政策; (6) 翻译语言政策。

该规划规定了泰语作为国家语言是泰国语言里地位最高的语言, 旨在巩固泰语的国语地位, 调整泰语教学模式, 改革泰语教学方式, 提高泰语教师的素质, 提升教学效率值; 鼓励泰语学术研究; 发展对外泰语及泰国文化教学。

值得注意的是, 该规划第一次对泰国的外语地位进行了层级划分, 英语继续作为第一外语, 并第一次明确中文和邻国语言 (缅甸语、柬埔寨语、老挝语、马来语) 作为第二序列的外语语种; 处于第三序列的外语是与泰国经济交往频繁的国家的语言, 如日语、韩语和阿拉伯语。

2.2 泰国的外语教育政策

泰国的外语教育政策主要包括英语、中文和其他外语。

2.2.1 泰国的英语教育政策

泰国的英语教育有很长的历史, 据 Jarunthawatchai and Baker(2024)考察, 英语教学 (ELT) 始于拉玛三世国王统治时期 (1824-1851)。当时英语作为与许多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重要工具, 并保护泰国免受西方国家的殖民威胁, 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拉玛四世国王统治时期 (1851-1868)。当时聘请美国传教士和其他英国导师为王室成员和国王的官员教授英语, 以便他们能够使用英语与西方世界交流, 获取传教士带来的先进知识, 并促进国家的发展和繁荣。拉玛五世国王 (1868-1910) 和拉玛六世国王 (1910-1925) 进一步强调了英语对于国家现代化、与外国商人和外交官打交道以及学习先进知识的重要性。1892 年颁布了第一个正式的英语课程大纲, 以解决当时英语教育没有统一规范的课程大纲问题, 1909 年颁布又《普通现代教育课程大纲》 (the Common Modern Educational Curriculum), 赋予英语更为重要的地位, 成为小学和中学教育阶段必修课, 这是英语首次成为小学一至六年级的正式科目 (Sukamolson 1998)。拉玛六世国王 (1910-1925) 开创了西式教育, 并创办了泰国第一所大学——朱拉隆功大学。国王颁布的《义务教育法》规定, 所有 4 至 8 岁的儿童都必须上学, 英语是 4 年级后的必修科目, 越来越多的官员和学生被送往国外学习。1932 年泰国政治体制从君

Vol.5 No.2, 2025

主专制转变为君主立宪制，政府计划是为所有泰国人提供平等的教育，英语显得非常重要。1948 年教育计划扩展至高等教育，只有艺术专业的学生才被要求学习英语和另一门外语（如法语、中文或巴利语）。1955 年所有大学生都必须学习英语作为必修科目，其他外语如法语、德语、中文或巴利语则为选修科目。进入 20 世纪 60-70 年代，英语科目在泰国高等教育阶段仍然是必修课（Sukamolson, 1998）。1978 年国家教育课程方向暂时发生转变，英语在各级教育（包括高等教育）中被降级为选修科目之一。1990 年和 1996 年对 1978 年课程进行重新修订，将英语保留为大学和中学的选修科目，不过当时所有学生都选修了英语科目。因此，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教育政策中，英语通常被正式或事实上地赋予首要的外语地位（并非唯一的外语）。20 世纪 90 年代泰国重新评估其参与全球化的方式，期望泰国公民在全球化时代与其他国家竞争。1999 年颁布的《国家教育法》对泰国的英语政策和教学产生了重大影响（Darasawang, 2007），英语列为所有小学年级的必修课，并成了高等教育中最常教授的外语，并成为获得学位的必修课。1995 年泰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委员会办公室启动了特色英语课程（English Program, EP）项目，在泰国公立和私立学校开设特色英语课程，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教授科学、数学、体育和英语。与此同时，泰国教育部着力推动高等教育国际化，允许公立和私立大学开设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国际课程，培养和提升泰国学生英语语言能力和职业技能。2008 年教育部颁布《基础教育核心课程》（Basic Education Core Curriculum B.E. 2551）规定英语外语作为基础阶段的外语学习科目，其主要内容包括（1）语言交际：（2）语言与文化（3）语言及其与其他学习领域的关系（4）语言及其与社区和世界的关系。强调英语在学生与世界其他地区 and 全球化进程建立联系方面的作用，并能够创造性地向全球社会传达泰国的理念和文化。2021 年泰国政府批准的《国家语言政策行动规划（2021—2022）》明确将英语继续作为第一外语。

英语作为泰国的主要外语已超过一个世纪，近年随着英语成为东盟（ASEAN）官方工作语言，泰国国家语言政策规划中也明确英语作为第一外语的地位，英语在泰国的语言政策和实践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英语不会成为泰国境内使用的官方语言，因为这会挑战泰语在泰国国家认同中的地位和作用。

2.2.2 泰国的中文教育政策

泰国华人移民史可追溯至素可泰王朝时期（13 世纪），但大规模移民始于 18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泰国早期华人移民大多来自中国南方沿海地区，主要包括广东、福建与海南三省（Wang, 2000; Suryadinata, 2004）。其中广东潮汕地区（潮州、汕头）是最主要的移民输出地。潮汕人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大量迁入暹罗（今泰国）首都曼谷及中南部沿海地区，以经营贸易、杂货业和米业著称，逐渐成为泰国华人社会的主体群体。其次为福建（以泉州、漳州地区）闽南人，多聚居于泰国南部港口城市（如普吉、宋卡）及曼谷商区，从事海上贸易与商业活动。海南移民则较多分布于泰国南部和中部，主要从事矿业、餐饮业与服务业。此外，还有少数来自客家及广府群体移民。泰国华人移民多以在中国原籍聚集形式聚居，依托同乡会与宗亲组织（如潮州会馆、福建会馆、海南会馆等）建立互助网络，形成多方言、多宗族的族群格局。在不同的华人社区，以母语方言的形式形成了不同的方言社群，他们以方言为纽带，形成自己的语言社群。潮州话是当时泰国华人最重要的语言，华人在自己社区里成立了以方言为教学语言的华校。直到 1930 年，受国内国语运动的影响，泰国各地华校也纷纷跟随国内进

行国语运动，华校教学语言也随之由之前的各地方言统一为国语。就此时泰国的语言政策而言，潮州话和中文都被列为外语。

20 世纪初之前，泰国并没有专门针对中文（华文）教育的政策，因此对早期的华文教育未采取干预的政策，这对泰国中文（华文）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为 20 世纪 30 年代以前中文（华文）教育的自由发展提供了沃土，并为之后的快速发展积蓄了力量。20 世纪 20 年代中文学校的数量增长非常迅速，到 1932 年，中文小学和中学总数已超过 200 所（Coughlin, 1960）。1932 年泰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后，泰国政府推行民族同化政策，通过出台《暹罗私立学校法》（Private School Act of Siam）（1918）、《暹罗强制教育实施条例》（Regulations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forced education in Siam）（1921）、《1936 年新私立学校法》（New Private School Act of 1936）等相关法令，增加中文学校学生泰语学习时间，缩减华文教学课时，要求中文学校校长和教员通过泰语能力测试等手段，对泰国的中文（华文）教育实施打压抑制政策。二战结束后，泰国中文学校曾经历一次短暂复兴，1948 年后泰国政府又继续对中文学校实施严格的监管和打压，1954 年泰国政府因意识形态原因，加强了对华文学校的控制，并颁布《私立学校法修正案》（Private School Amendment Act），这期间大量中文学校被关闭。1960 年至 1988 年间，泰国政府定期对华校进行检查，政府批准华校在小学阶段只教授华文，每周华文课时数不得超过 5 小时。此外，教育部还采取了冻结华文学校数量的政策，至 1988 年华文学校数量仅有 120 所（Prapin, 2004），中文教育最终成为外语教育的一部分。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随着冷战的结束和中泰经贸交流的日益频繁，两国政府和民众开始认识到贸易和经济合作带来的巨大利益。泰国全面开放，开始推广中文，包括泰国华人后裔在内的泰国民众逐渐对中文的工具价值有了新的认识。学习中文不再是个人文化认同的必要条件，而是国家发展的必然要求。泰国顺应国家发展的需要，除了继续维持泰语作为最重要的国语和英语作为最重要的外语外，泰国政府 1992 年后对中文教育政策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调整，1992 年 2 月泰国政府正式解除对中文教育的长期限制，确立中文与其他外语（英语、法语、德语和日语）具有同等地位，允许学校开设包括中文在内的各种外语课程，学校可根据自身情况为五、六年级学生开设中文课程，并可自行选择教材，还可以从中国聘请教师。泰国教育部着力为高中学生开发法语、德语、日语和中文课程。这项新政策标志着对中文教育禁令的全面解除，为中文教育进入泰国教育体系奠定了法律基础，自此泰国中文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1998 年 10 月泰国教育部高等教育委员会宣布中文为国家考试的外语选项之一，中文作为外语，正式纳入泰国大学入学考试，中文与其他外语（如英语、日语、法语和德语）一样，可作为人文社科类专业外语考试科目之一（Prapin, 2004）。

1999 年泰国颁布《国民教育法》（National Education Act, B.E.2542），确立外语学习的重要性，地方学校可根据需要选择外语科目，为中文正式纳入“外语课程领域”提供法律依据。

2003–2006 年泰国教育部在高考（O-NET/A-NET）体系中新增中文选考科目，标志中文正式进入国家考试体系，中文学习从兴趣选修转变为具有升学功能的外语。

2006 年为进一步提升国家竞争力，泰国政府制定了《促进中文教学 提升国家竞争力战略规划（2006-2010）》（Strategic Plan for Promoting Chinese Teaching and Enhancing National Competitiveness (2006-2010)）。该规划从国家竞争力角度阐明了中

文教育的地位和重要性，对中文教育的管理体系、教学质量、教学标准、教学合作等都提出了整体性的规划和思路，加快制定相互衔接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教学大纲，以及针对具体职业特殊培训课程，发展适合泰国特点并行之有效的中文教学模式，该规划成为 21 世纪初泰国中文教育的指导性文件。

2008 年泰国教育部颁布《基础教育核心课程》，将“外语”列为 12 年基础教育八门基础课程之一，英语为必修课，中文和其他外语为选修课。学校可根据实际情况自行安排中文等外语课程，泰国中小学中文课程均按照此标准进行设置。

2014 年泰国教育部响应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制定了“泰国中文教学改革”相关政策。该政策为“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中文教育提供了指导原则，明确了各级学校的中文教学要求，为中文教育提供了及时有效的政策支持。

2021 年泰国政府批准的《国家语言政策行动规划（2021—2022）》规定在外语地位方面，英语继续作为第一外语，并第一次明确中文和邻国语言（缅甸语、柬埔寨语、老挝语、马来语）作为第二序列的外语语种。

从上面的描述中可以看出，泰国对中文教育的语言政策经历了早期不干预——限制打压——解除限制——支持促进的演进过程。

2.3 泰国中文教育的新发展

泰国中文教育历史悠久，但一直以民间非正规教育形式存在，并长期受到泰国政府的限制与调控。有关泰国早期中文教育发展前人多有研究（Skinner, 1957; Coughlin, 1960; Prapin, 2004; 周聿娥, 1995），此不赘述。这里主要介绍泰国政府调整中文教育语言政策后的中文教育新发展。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初以来，泰国的中文教育经历了由边缘化到制度化的显著转变。1992 年被普遍认为是泰国华文教育的转折点，这一年泰国政府开始放宽对华文教学的政策限制，推动中文进入泰国国民教育体系。进入 21 世纪后，泰国政府逐渐认识到多元外语的重要性，在确保标准泰语主导地位的同时，重视多种外语的工具性价值，中文教育也重新获得了发展空间。随着中泰外交关系深化及中国崛起，中文教育逐步由社会自发扩散转变为国家教育政策支持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泰国外语教育体系中的关键领域之一。

（1）1992—1999 年：政策放宽与“中文热”萌芽

1992 年后，泰国政府在教育与文化领域对华文教学态度显著转变。原先仅限于华校或社团教授的华文课程被逐渐允许进入公立学校外语选修体系。中文学习人数快速增长，社会对中文的实用价值认同度上升（Prapin, 2004）。同时，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对外经济交流使“学习中文有助就业”的观念在泰国社会普及，出现第一波“中文热”。

（2）2000—2019 年：制定外语课程标准，推动中文教育国际合作

进入 21 世纪，随着中泰经贸关系加深，泰国教育部将中文纳入基础教育外语选项。2008 年泰国教育部发布《基础教育核心课程》，学校可依据学生兴趣与资源条件开设第二外语课程，其中中文选项显著增加，部分中学成立“中文特色班”或“中文项目班”。

这一时期泰国政府推动了中文教育国际合作，先后与中国教育部签署多项教育合作协议，推动高校与中小学系统引入中文课程。中国与泰国自 2006 年起合作建立了 17 所孔子学院和 12 个孔子课堂（截至 2025 年 10 月）。邀请中国派遣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2020 年前称汉语教师志愿者），2003-2024 年累计向泰国派遣了 21000 余名国际中

文教育志愿者，泰国成为全球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派遣最多的国家，泰国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为泰国提供了师资培训、教材资源与教学评估支持，形成了跨国合作型中文教育，促进了泰国中文教育发展。

(3) 2020 年—现在：课程标准本土化探索与质量提升

2020 年后泰国中文教育课程从规模扩张转向质量提升与制度化管理。同时开始了中文课程标准本土化探索，2024 年泰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委员会(OBEC)发布《คู่มือการเปิด

ห้องเรียนพิเศษภาษาจีน》明确规定开设中文特色班的办学条件、课程结构、教师资格及评估标准（2024）。这标志泰国中文教育已进入政策制度规范化的新阶段。

从语言教育政策管理和实践来看，泰国政府自 1992 年取消了对中文教育的限制，为此后的泰国中文教育发展奠定了法律制度基础，加上中文教育利益相关方（政府机构、教育机构、学校、教师、学生、家长、非政府组织、中文母语国等）共同努力，为泰国中文教育发展营造了非常好的发展环境。泰国中文教育在过去的三十余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成就。泰国是全球第一个将中文纳入国民教育体系的国家，开设中文课程的高校、职业院校和中小学数量增长迅猛，学习中文的学生居全球之冠；据统计，泰国目前 156 所高校中有 86 所大学开设了中文专业或中文课程；有 35 所职业学院与中国在“泰-中双证课”项目中进行合作，开发了包括中文语言与文化在内的 5 门课程；在基础教育领域超过 2,000 所中小学提供中文课程，中文学习者超过百万人，是全球中文学习人数最多的国家。

三. 《中文特色课堂手册》的主要内容与核心指标

《手册》“说明”部分阐述所要达到的三个目标：（1）提升对学校开设中文特色课堂的认识和理解；（2）为泰国教育机构、相关人员和相关利益方开设中文特色课堂，包括发展学校中文教学提供指导；（3）为推动学习者中文技能发展提供机制，从而提升国家竞争力。下面简要介绍《手册》内容。

3.1 内容简介

《手册》由四个部分组成：绪论、中文教育管理、中文特色课程开设以及提高中文教育运行效率和可持续性的措施。

“绪论”主要介绍中文的特征、中文的重要性以及中文教育在泰国的发展历史以及泰国中文教育应遵循的交际语言教学理念。第二部分中文教学管理 主要介绍了泰国教育部将泰国基础教育的中文教育划分为普通中文课程（GCC）和中文特色课程（CP）两大类，对泰国基础教育阶段中文教育的普通中文课程和中文特色课程从幼儿园到高中毕业各阶段的中文教育的课时量、教学目标、测评标准、教师资格、教学资源、申请流程等都做了明确规定。这是《手册》的主要内容，也是本文主要研究和分析的内容。《手册》中对“普通中文课程”和“中文特色课程”的规定内容如图所示：

第三部分“中文特色课堂开设指南”这部分对开设“中文特色课程”的条件（教师、建设场地、预算管理、学生录取等）和申请流程项目都有具体的要求，并有详细规定。

第四部分“提高中文教育运行效率和可持续性”介绍了中文教育在运行中各主要部门的督导、监控的具体职责与工作内容以及中文教育相关支持单位和合作部门。

3.2 核心指标

3.2.1 课时学分

《手册》对普通中文课程和中文特色课程两种课程的教学课时量、学分有相应的规定。

课程类型	普通中文课程 (General Chinese Classroom: GCC)					中文特色课程 (Chinese Program: CP)				
年级	幼儿园	小学 1-3	小学 4-6	初中 1-3	高中 1-3	幼儿园	小学 1-3	小学 4-6	初中 1-3	高中 1-3
时数或学分	≥40%					≥40% ≤50%				
							基础课程 每年 ≥120 小时	基础课程 每年 ≥160 小时	基础课程 每年 ≥3 学分	基础课程 三年累计 ≥3 学分
		每年 ≥40 小时	每年 ≥80 小时	每年 ≥2 学分	普通班 三年累计 ≥6 学分 中文班 三年累计 ≥18 学分		中文 附加课 每年 ≥40 小时	中文 附加课 每年 ≥40 小时	中文 附加课程 每年 ≥5 学分	中文 附加课 三年累计 ≥24 学分
中文应达水平		≥YCT1	≥YCT2 或 ≥HSK1	≥HSK2	普通班 ≥HSK2 中文班 ≥HSK3		≥YCT2 或 ≥HSK1	≥YCT3 或≥HSK2	≥HSK4 HSKK 中级	≥HSK5 HSKK 高级
教师资质	泰籍教师	≥HSK 4 及 HSKK 中级				≥HSK 5 及 HSKK 高级				
	中国籍教师	通过国际中文教师职业能力考试 (CTCSOL) 具备普通话第二等级 A 级成绩				通过国际中文教师职业能力考试 (CTCSOL) 具备普通话第二等级 A 级成绩				
	外籍教师	≥HSK4 及 HSKK 中级		≥HSK5 及 HSKK 高级		≥HSK5 及 HSKK 高级				

普通中文课程（GCP）：幼儿阶段在体验教学中适当使用中文，学习时长不超过总课时的 40%。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阶段，中文作为选修课，每年不少于 40 学时；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中文作为选修课，每年不少于 80 课时。初中阶段，中文作为选修课，每年不少于 2 个学分，每个学分为 40 课时，共计 80 课时。高中阶段的中文课程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普通班级，中文作为选修课，每年不少于 2 个学分，每年不少于 6 个学分；另一种分为中文班，每年不少于 6 个学分，三年内不能少于 18 个学分。

中文特色课程（CP）：幼儿阶段适当使用中文，学习时长不超过总课时的 50%。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阶段，中文作为教学语言(授课语言)科目，每年不少于 120 学时，中文语言辅修课不少于 40 课时，合作不少于 160 课时；小学四年级到六年级，中文作为教学语言(授课语言)科目，每年不少于 160 学时，中文语言辅修课不少于 40 课时，共计不少于 200 课时。初中阶段，中文作为教学语言(授课语言)科目，每年不少于 3 个学分，中文辅修课课时不少于 5 个学分，共计不少于 8 个学分。高中阶段，中文教学语言(授课语言)科目，不少于 3 个学分，中文辅修课不少于 24 个学分，共计不少于 27 个学分。

3.2.2 教学目标

《手册》对普通中文课程和中文特色课程两种类型的教学目标有具体规定，主要以《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作为参考标准，对各阶段教学目标的中文水平和中文语言能力做了规定。

中文水平是以中文水平考试（HSK）来测量，学生在学完小学三年级、六年级、初中三年级和高中三年级后都应该参加中文水平考试（HSK/HSKK），并达到相应的中文水平标准，以评估中文教学的效果。学生在幼儿阶段只有课时量的要求，但没有中文水平测试的要求，这个阶段主要还是以培养学生中文学习的兴趣为主。普通中文课程学生的中文水平要求小学三年达到 YCT1、小学六年级达 YCT 2 或 HSK 1、初中三年级达到 HSK2、高中三年级中文学习班达到 HSK3 级、HSKK 初级。中文特色课程学生的中文水平要求小学三年级达 YCT2 或 HSK1、小学六年级达 YCT 3 或 HSK2、初中三年级达 HSK4 和 HSKK 口语水平中级、高中三年级达到 HSK5 中文口语水平 HSKK 高级。

《手册》对从幼儿到高中阶段的各阶段的中文语言能力的描述与中文水平考试（HSK/YCT）相关标准一致。

3.2.3 教师资质

《手册》对普通中文课程和中文特色课程两种课程的中文教师的资质进行了规定，分别针对泰国本土中文教师和外籍中文教师（含中国籍）的资格做了界定。普通中文课程各阶段的泰国本土中文教师只要求中文水平 HSK4 级和 HSKK 中级水平，这要求可以说偏低，但也反映了泰国教育部对本土中文教师数量不足与中文语言能力不够有着清醒认识。中文特色课程对本土中文教师的要求高出一大截，从幼儿阶段起步就要求中文教师的语言能力在 HSK5 级和 HSKK 高级水平以上，但这一要求直到高中阶段都没有提高，可见招聘高水平的中文教师确实有一定的难度。针对母语为非中文的外籍中文教师而言，中文水平的要求与泰国本土中文教师的要求差不多。不过，泰

国院校聘用此类中文教师的人数不多。针对中国籍教师，要求具有本科以上学历，中文教育或相关专业或拥有相关工作经验，须拥有国际中文教师证书（CTCSOL）或具有普通话水平测试成绩等。对于外籍教师，从初中阶段以后，要求须有国际中文教师证书（CTCSOL）等能力证书，这是泰国教育部对外籍中文教师提出的新要求，也表明泰国教育部对中文教师的资质和能力的重视。此前，泰国教育部一直希望并讨论泰国本土中文教师资格认定标准，经过十几年的讨论，仍没有推出一个认定标准方法。因此，参照其他认定标准就成为必然选择，其中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推出的《国际中文教师证书》自然成为首选。除此之外，其他得到国际认证的相关能力证书也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3.2.4 运行机制

《手册》第三部门“中文特色课程开设指南”，主要包括项目准备、特色中文教室、中文教师、建设场地、预算管理、资源调动、费用征收、学生资质、学生人数、教室数量和学生录取及申请流程等，都做了详细规定和要求，鼓励和支持泰国教育机构在条件成熟的条件下积极开设中文特色课程，泰国教育部也会给予相应资金和政策的支持。第四部分“提高中文教育运行效率和可持续性”介绍了中文教育在运行中各主要部门的督导、监控的具体职责与工作内容，包括泰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委员会、各区基础教育办公室、教育机构。同时介绍了相关支持单位与部门，包括泰国基础教育委员会办公室人力潜能开发中心（HCEC）、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曼谷中心、地区教育办公室。

《手册》中搭建的运营机制，是泰国教育体制系统常规运行机制，从上到下，从教育部到教育机构，形成了一个系统有效且权责分明的运行机制，在泰国中文教育的项目中履行管理职责，为泰国基础教育的中文教育提供全面的支持与保障，提升中文教育管理的效率，推动中文教育可持续性的发展。

《手册》介绍了泰国教育部与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曼谷中心的合作。泰国教育部与语合中心曼谷中心合作由来已久，在中文教育等诸多方面有着深入的合作。2022年4月20日，泰国教育部与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签署《关于加强中文教学合作的框架协议》，进一步推动中文教育在泰国的发展。《手册》中重点提到泰国教育部与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的合作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中泰专家合作制定适合泰国教育机构实际情况的各级中文教学大纲；与中文教学专家进行系统研究，提高中文教学水平；以多种形式支持泰国中文教师培训与发展；提供多种类型的中文教师，包括国际中文教育志愿者项目、非正式中文教师项目等各类项目下的其他类型中文教师；支持举办学生中文水平竞赛，为学生创造机会，提升他们的中文交际能力；支持优秀的学习者到中国攻读学位；推广和支持中文水平考试（HSK）、（YCT）；支持泰国中文教师获取国际中文教师证书等。

中泰双方在中文教育的合作将为泰国中文教育整体高质量提供重要支持，特别是在《手册》推出后，中方可以为泰国基础教育机构短期内面临的教师、教材和教学资源的短缺提供强有力而持久的支持，为泰国中文教育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强大动力。中文特色课程最大的困难就在于，缺乏专业且优秀的中文教师，根据《手册》要求，中文特色课程不仅要求教师中文水平好，还要求教师具备相关学科的专业知识，且要求中文沉浸式教学等，泰国短期内是很难批量培养这样的中文教师，因此很多学校有意愿开始中文特色课程，但大都在观望或在寻求支援中。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

中心和中方教育机构即将迎来泰国中文教育合作的新契机。

四. 《中文特色课堂手册》对泰国中文教育发展的推动作用

4.1 初步构建了泰国基础阶段中文教育标准体系

据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统计, 全球在基础教育阶段提供小学-初中-高中完整中文课程规划的共有 12 个国家, 分别是马来西亚、新加坡、越南、美国、加拿大、法国、爱尔兰、白俄罗斯、俄罗斯、保加利亚、南非、澳大利亚(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2021)。以上国家并非都是从小学一年级开始, 很多也不是教育主管部门发布的面向全国教育系统的政策性规划。

泰国发布的《手册》是泰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委员会面向全泰国公立学校发布的中文课程教学政策性文件, 随后泰国教育部民校教育委员会面向泰国私立学校也发布了《泰国教育部中文教学课程规定的中文教学标准与方法》官方文件, 文件名称中提及的“泰国教育部中文教学课程”指的就是《手册》, 可见该手册规定的标准就是泰国全国基础教育阶段的中文教学标准。

《手册》确定的中文课程标准初步完成了《泰国促进中文教学 提高国家竞争力战略规划(2006-2010 年)》提出的制定泰国中文教育标准体系规划, 当年的五年规划的内容, 经过二十年才终于完成。尽管《手册》确定的中文课程标准还存在一些不足, 有待改进, 需要研究的问题很多, 但《手册》是在泰国国家教育政策的指导下, 初步构建了泰国基础阶段中文教育标准体系, 为泰国中文教育的稳定且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4.2 推动中文由目标语言向目标语言 and 教学语言并进的过渡

目标语言(Target Language, TL)与教学语言(Language of Instruction, LOI)是第二语言教育和语言政策实践中一对核心概念, 涉及课堂语言使用和语言政策选择。在第二语言教学或外语教学中, 目标语言通常是学习者希望掌握和学会使用的语言, 它可能是第二语言、外语或母语以外的语言。目标语言在课堂中往往被用作练习、交流及评估的对象, 其核心功能是促进学习者的语言能力发展, 强调学习者的语言技能、交际能力和文化理解。教学语言, 又称“授课语言”, 是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用于解释、引导、说明和组织学习活动的语言, 它既可以是学习者的母语, 也可以是第二语言或目标语言, 这取决于国家语言政策、教育阶段及教学模式。教学语言的主要功能是媒介性——即促进知识传递与理解, 对学业表现有直接影响。目前中文在泰国是第二外语, 泰国学生学习中文, 中文就是泰国大部分学生的目标语言。

《手册》推出的中文特色课程参照了泰国基础教育委员会为泰国基础教育阶段的英语教学课程设计, 即英语特色课程(English Program: EP)。英语特色课程是泰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委员会适应多语时代发展在 1995 年提出的一项旨在提升泰国学生英语教学水平的英语课程, 提倡用英语作为教学语言(授课语言), 在基础阶段主要或部分科目(如数学、科学、体育和英语等)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授课, 是泰国中小学三十年来特别受欢迎的英语教学模式, 为泰国基础阶段英语教育发展做出了贡献。

英语特色课程规定在幼儿阶段科目中英语授课时长不超过 50%, 小学阶段英语授课的科目有英语、科学、数学和体育, 中学阶段除了泰语、泰国文化、泰国法律等科目之外的其他所有科目都可以用英语授课, 英语特色课程的教学评测以欧洲共同语言

参考标准（CEFR）国际英文水平考试为标准，包括托福（TOEFL）、雅思（IELTS）、托业（TOEIC）等。泰国基础教育推出的英语特色课程,为英语在泰国的广泛推广和教学水平的提升开启了新的大门。

中文特色课程的理念和重要指标与英语特色课程有很大的相似性，比如在幼儿阶段不超过总课时的 50%的授课时间、小学阶段可中文授课的科目以及中学阶段可全中文授课的所有科目，引用国际中文水平考试标准测评等，可以说是借鉴了泰国英语教学的成功经验。这是中文教育在泰国经过二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后迎来的一个新的阶段，是泰国中文教育从语言学习向以中文为教学语言教授专业科目的重要转变，是泰国中文教育改革与质量提升的重要举措，也是泰国中文教育的发展方向和未来。

4.3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落地泰国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以下简称为“标准”）2021年3月24日由中国国家教育部和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发布，2021年7月1日实施，“是中国首个面向外国中文学习者、全面描绘学习者中文语言技能和水平的规范文件。”《标准》将学习者中文水平分为“三等九级”，以音节、汉字、词汇、语法四种语言基本要素构成“四维基准”，以言语交际能力、话题任务内容和语言量化指标形成三个评价维度，以中文听、说、读、写、译作为五项语言技能，从而准确标定学习者的中文水平。《标准》“作为面向新时代的国家标准，是国际中文教育的顶层设计与基础建设，是一种标准化、规范化、系统化、精密化的等级标准体系，用以指导国际中文教育的教学、测试、学习和评估，具有多种用途和广泛的适应性。”

《标准》发布以来，受到了全球广泛关注。中国教育部语合中心与相关部门都在积极向全球推介该标准，期望得到全球范围内的广泛认可和推广使用，“要与海外中文教育标准协同发展，采取多种方式对标准需求国提供力所能及的协助与支持，构建中外互学互鉴、互通有无、合作共赢的标准建设新格局，促进全球中文教育规范化、标准化发展。”（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2021：16）

泰国中文教育一直以来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各阶段中文学习的水平不统一，重复学习和原地踏步现象突出，缺乏各阶段学习的中文水平和能力标准。泰国教育部一直也在研究方案，试图解决该问题。《手册》引进中文水平考试（HSK）确定各阶段学生学习时长和学习目标，可视为泰国教育部这一努力的具体体现。

《手册》在中文教育在各年级的教学与评估中直接与 HSK、HSKK、YCT 考试对接，并明确表示各年级均采用 HSK、HSKK 作为中文教学质量的指标、水平标准和教学目标，并明确在各个阶段学习完成之后应参加 YCT、HSK 的考试，进行测量和评估，泰国本土教师的中文水平也用 HSK、HSKK 水平标准来衡量。泰国全盘采用中文水平考试（HSK）作为泰国中文教育的测量与评估标准，相当于泰国直接引进《标准》作为泰国中文教育的国家标准，可以说《标准》在泰国正式落地，并将极大推动泰国基础阶段中文教育的发展。

4.4 中文教师职业发展

泰国中文教师水平参差不齐，是泰国中文发展的难题之一。因此，关于中文教师的标准问题一直是业界讨论的重要话题。《泰国促进中文教学，提高国家竞争力战略

规划（2006-2010）》提出“制定(泰国中小学)中文教师标准，中文教师应该有教师资格证、国际中文教师证书或中文水平考试（HSK）(HSK)证书，小学中文教师的中文水平考试（HSK）(HSK)不低于 5 级，中学中文教师不低于 6 级”。规划中还提到“教育部应成立专门委员会负责处理中文教师资格考试相关事务，制定有关规定，建立考试体系。考试包括笔试和口试，每年举行一次。”“此战略规划只对中文教师的中文能力进行简单的概括，未系统地规定教师应具备的具体知识、技能和素质。”（冯忠芳，2011）

时至今日，二十年过去了，泰国教育部对中文教师的要求才在《手册》中给予明确规定。《手册》对初中阶段的中文教师资格要求如下：

泰国本土教师：

- 1) 学历要求不低于本科以上的中文教学专业或相关专业；
- 2) 具有国际中文水平考试 HSK5 级以上成绩，具备 HSKK 高级水平的口语能力；
- 3) 具备知识技能和学术或专业知识；
- 4) 在教学管理方面会使用中文图书、教材和媒体；
- 5) 可在线或离线使用电子媒体（ICT）进行教学、传播、测量和评估；
- 6) 能够交流教学管理方面的知识和经验；
- 7) 能运用研究、媒体、创新来培养学习者。

中国籍教师则要求具有国际中文教师证书（CTCSOL）。

虽然《手册》中也未能明确中文教师应具体的知识、技能和素质，但对中文教师的中文水平要求以及对中文教师能力证书的要求，对泰国中文教师的培养和职业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指导意义。首先，泰国本土中文教师将更加积极重视中文水平和能力，并积极参加 HSK、HSKK 培训与考试。其次，鼓励泰国本土中文教师在专业知识与能力、ICT 教学技术、教学与创新管理方面不断学习，以适应中文特色课程对教师的多方面要求。再次，鼓励中文教师积极参加国际中文教师证书（CTCSOL）的培训与考试。

4.5 中文教育资源建设

中文特色课程是泰国中文教育的新模式，《手册》提及的中文教材、教辅资料、图书资源、语音室、中国文化活动产品、科技产品与平台等中文教育资源都很缺乏。

《手册》确定泰国中文教育与《标准》的直接对接，为泰国中文教育资源的开发与供应提供了便利。《标准》发布以来，相应的中文教育资源开发正在顺利推进，陆续有符合该标准的教材、教辅、电子资源、在线平台资源推出，这些资源大都建立在 HSK 水平等级的基础上，在很大程度上也适合泰国学生的学习，为泰国中文学习者提供了丰富多样的中文学习资源。

泰国本土中文教育资源的开发也将迎来新的契机。首先，基于《标准》的国际教辅资源的泰国本土化显得更具有优势，《体验汉语》（泰语版）在出版十几年后正在参照新标准进行改版中。其次，泰国市场相对而言不是国际大市场，如果泰国市场不能统一，各区域各自为政、标准不一致，势必影响到资源开发的市场动力。《手册》确定的标准适用于整个泰国区域与市场，针对泰国本土的资源开发将可以面向整个泰国市场使用，这无疑将有助于泰国本土中文教育资源的开发。最后，中泰中文教育团

队的合作契机更多，基于同一个标准，共同组成团队，在课程大纲研发、教材开发、中文水平测评等领域进行合作将更为便利。

五. 《中文特色课堂手册》存在的不足与面临的挑战

《手册》是泰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委员会经过长期的调研与探讨而出台的旨在提升泰国中文教育的政策指导文件，其确定的策略与标准无疑是有利于泰国中文教育发展的，但仍有几个方面的内容值得进一步思考：

其一，《手册》确定的中文教学与考试标准多大程度能够得到推行与实现，值得关注；

其二，《标准》确定的中文水平考试（HSK）难度也在调整中，《手册》确定学习与考试目标的难度也在提升，这在一定程度上很考验《手册》确定的教学效果与教学目标；

其三，中文特色课程（CP）目前正在泰国基础教育委员会下辖的十所学校进行实践中，更多的学校正在申请该课程，《手册》确定的目标仍需要实践的检验与评估。

《手册》初步建构了泰国中文教育标准体系，但这个体系的标准化与实践过程依然面临诸多挑战，泰国中文教育面临的诸多问题不会因此而迎刃而解，如中文课程标准的适用度、中文特色课程管理、教材教辅资源不足、教师能力不够或短缺、中文水平考试的成本、中文语言能力提升、区域中文教育发展不均衡等，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和深入研究。

六. 结语

《手册》是落实《基础教育核心课程 2551（2008）》外语学习领域目标的重要举措，是中文教育纳入泰国教育体系并与在国家政策的指导和规范下确定的标准，符合泰国中文教育改革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教育政策发展的方向。中文课程标准确定主要指标既是泰国中文教育现实发展的需要，也是泰国中文教育与国际接轨的必要选择，对泰国中文教育具有深远影响。

参考文献:

- 陈艳艺（2016）。*泰国汉语教育现状及规划研究*。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 冯忠芳（2011）。*泰国中小学本土汉语教师发展的历时考察与标准研究*。中央民族大学。
- 潘素英（2018）。*泰国中小学汉语课程大纲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泰国教育部基础教育委员会（2024）。*中文特色课堂手册* (คู่มือการเปิดห้องเรียนพิเศษภาษาจีน)。
- 张婧、吴应辉（2024）。21 世纪泰国中文教育现状及其“三元”驱动机制。*民族教育研究*。35（4）。
- 中国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2021）。*国际中文教育教学资源发展报告*。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2021）。*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
- 周聿娥（1995）。*东南亚华文教育*。暨南大学出版社。
- Worrachaiyut, S. (2012)。浅析泰国语言政策与汉语教育政策。*海外华文教育*。Vol.62 (1)，105-110。
- Coughlin, R. J. (1960). Double identity: The Chinese in modern Thailand.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Darasawang, P., & Watson Todd, R. (2012). The effect of policy on 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 at secondary schools in Thailand. In E.-L. Louw & A. Hashim (Eds.), *English in Southeast Asia: Features, policy and language in use* (pp. 207–220). John Benjamins.
- Draper, J. (2019).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in Thailand. In A. Kirkpatrick & A. J. Liddicoat (Eds.), *The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in Asia* (pp. 229–242). Routledge.
- Jarunthawatchai, W., & Baker, W. (2024). English language policy and education in Thailand. In A. Moody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Southeast Asian Englishes* (pp. 557–574).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aur, A., Young, D., & Kirkpatrick, R. (2016). English education policy in Thailand: Why the poor results? In R. Kirkpatrick (Ed.),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in Asia* (pp. 345–361). Springer.
- Kirkpatrick, A., & Liddicoat, A. J. (Eds.). (2019). *The Routledg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in Asia*. Routledge.
- Kosonen, K. (2016). Language policy and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 In J. W. Tollefson & M. Pérez-Milans (Eds.), *Language policy and political issues in education* (3rd ed., pp. 477–490). Springer.
- Ministry of Education. (2008). *The basic education core curriculum B.E. 2551 (A.D. 2008)*. Office of the Basic Education Commission.
- Office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Commission. (1999). *National Education Act of B.E. 2542*

- (1999). Office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Commission.
- Office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Council. (2004). National education standards. Office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 Council.
- Prapin, M. (2004).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in Thailand. *MANUSYA: Journal of Humanities*, (Special Issue No. 7), 12–24.
- Rappa, A. L., & Wee, L. (2006). *Language policy and modernity in Southeast Asia: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Singapore, and Thailand*. Springer.
- Royal Institute of Thailand. (2018). (Draft) Strategic plan for the National Language Policy (2018–2021). <http://legacy.orst.go.th/>
- Skinner, G. W. (1957). *Chinese society in Thailand: An analytical histor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Smalley, W. A. (1994). *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national unity: Language ecology in Thailand*.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Spolsky, B. (2004). *Language polic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polsky, B. (2009). *Language managemen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Sukamolson, S. (1998). English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in Thailand. *Asian Englishes*, 1(1), 68–91. <https://doi.org/10.1080/13488678.1998.10800995>
- Suryadinata, L. (Ed.). (2004). *Ethnic relations and nation-building in Southeast Asia: The case of the ethnic Chinese*. ISEAS–Yusof Ishak Institute.
- Wang, G. (2000). *The Chinese overseas: From earthbound China to the quest for autonom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Zeng, M. (2023). *Research on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policy and development in Thailand* (Master's thesis). Chulalongkorn University.